

唐诗中的

诞子礼俗描写

刘燕歌

亘古至今，对家族兴旺的期盼，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读《诗经》时，便可以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企盼心理，如“干禄百福，子孙千亿”（《大雅·假乐》）、“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大雅·生民》）等，都是希求子孙昌盛、瓜瓞绵绵的祈祝之词。古代隆重热闹的诞子礼俗便是这一文化心理的重要体现。

诞子庆贺之风在唐朝始盛，有洗儿礼、满月礼等项目，史书中多有记载，现今研究成果也颇丰富。综观之，已有研究多取自正史、笔记资料，这些史料的记载大多较为概括，只点明主要仪式，或是以仪式为背景叙述一些宫廷轶闻趣事，到底礼俗活动的

细节如何，则语焉不详。但在题材丰富的《全唐诗》中有十余首诗作，则较详细地描绘了当时诞子庆贺的情景，为我们了解古

人生活细节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民俗资料。本文通过对相关诗歌作品的钩稽分析，意在使唐代诞子礼俗的画面与唐人生活世界的细节更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并结合出土文献资料对所涉习俗略加考释，希冀可以在已有的借助典籍与笔记所进行的研究之外，起到弥补罅隙的作用。

唐代文人遇添丁之喜，常欣然命笔，遂留下了多篇为皇室或官宦之家诞子之喜而写的酬贺之作，表达了对婴孩的怜爱、誉美、期许之情，亦展现了唐代诞子礼俗的丰富内容。这些作品



唐代抱婴俑

的描写至少为我们展示了诞子礼俗中的如下几项细节：

一、洗浴。

唐代有三日洗儿礼，主要是为婴儿洗浴，史料中记载颇详，诗歌中也有生动描写。皇室子女降生，除洗浴外，还要赏赐洗儿钱。

日高殿里有香烟，万岁声长动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

钱。（王建：《宫词》）

从诗歌来看，洗儿钱主要是赏赐给执行洗浴仪式的宫女们的。洗儿钱具体包括的内容，诗中并未详写，我们从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六“洗儿金钱”条可略窥其大端。据文中

引韩偓《金銮密记》可知，唐昭宗时，洗儿钱即有“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即银片）坐子、金银钗子（即钗子）”等名目，宋代此风更奢，“自金币之外，洗儿钱果，动以数十合，极其珍巧”，具体有“金银、犀象（犀角、象牙）、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容斋随笔》四笔卷六）等，由此可知唐宋时洗儿钱一般包括三类：以金银制作的精巧华贵花果、以金银制作的珍奇日用器物装饰品、金银钱币。

一般官宦之家诞子后只有洗浴习俗，未见提及洗儿钱。白居易诗歌描写了唐代官宦之家在洗儿礼中为婴孩洗浴的情景，其诗云：

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

雏。还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满月即成珠。（白居易：《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诗见示，因以二绝句和之》）

玉芽珠颗小男儿，罗荐兰汤浴罢时。苙苙春来盈女手，梧桐老去长孙枝。（白居易：《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

诗中以“玉芽”（形容嫩笋）、“珠颗”（据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载：“越俗

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谓之珠儿。”）的比喻使沐浴于香水中的婴儿可爱的娇态尽现眼前。洗浴时要用以兰草制成的芳香之水（即诗中之“香水”、“兰汤”）。以植物的芳香之水沐浴是古代一种普遍的

习俗，为人所熟知的是古人五月五日以兰汤沐浴之习尚，宋代陈敬《陈氏香谱》即云：“五月五日以兰汤沐浴。”相传有驱病祛邪之奇效。

白诗的描写发人联想：呱呱在抱的婴儿也许还未睁开眼睛，便被放入芳香充溢的温水中，柔滑娇嫩的肌肤接受轻轻的爱抚，在一片祝福声中，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洗礼。

二、裹襁褓、围绣襦。

嘉客会初筵，宜时魄再圆。众皆含笑戏，谁不点颐怜。绣被花堪摘，罗绷（绷即襁褓）色欲妍。将雏有旧曲，还入武城弦。（严维：《咏孩子》）

玉女贵妃生，嫫媿始发声。金盆浴未了，绷子绣初成。翡翠雕芳缡，



《麟趾图》局部 唐 周昉

真珠帖小纓。何時學健步，半取落花輕。（張諤：《三日岐王宅》）

沐浴完后，一般用襁褓將嬰兒裹起來。從詩中“綉被花堪摘，羅縠色欲妍”的細膩描繪可以看出，小兒的襁褓做工極講究，上有手工刺繡成的鮮艷奪目的花朵。除裹襁褓外，還要戴“襦”，相當於現今系於小兒頸下之圍嘴。在白居易《阿崔》詩中有“香縠小綉襦”之句，杜甫《別李義》詩也有“憶昔初見時，小襦綉芳荪”的描寫，可見這種小襦也是刺繡精美、顏色鮮麗的。在小兒衣物方面準備得如此精緻，大概是希望孩子在人生的起始便光彩照人。

三、剃胎發、以酥點肌。

白居易《阿崔》詩中描寫愛子阿崔初生時的情景曰：

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剃新胎發，香縠小綉襦。玉芽開手爪，酥點點肌膚。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墜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壳，啼聲漸變雛。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

白居易58歲得子阿崔，其喜悅、感慨、愛憐之情在詩中盡情流露。《唐宋詩醇》卷二五評此詩曰：“寫小兒初生，端詳入細。一結喜極，不覺慮其將來；軟語心酸，逼真老人情景。此種自讓香山獨步。”詩歌不但情真意切，而且还描寫了嬰孩初生的幾種禮俗。“膩剃新胎發”一句展示了為小兒剃掉柔軟粘膩之胎發的情景，但略去了細節。南宋吳泳《鶴林集》卷三九收有《公

主剃胎發祝壽文》，可以使我們看到古代剃胎發禮俗較詳細的情景：

伏以青煇熙和，絳河爛明，寶婺炳秀，蕊宮毓精。帝子降兮琮圃，天孫下兮玉京。如薜吐英，如蘭茁芽。苑春柳其方萼，粲秾桃其始華。南薰入弦，月良日吉。夏簞清安，夜衣芬苾。寶刀具，瑤席張。滌犀錢兮泛磁果，進顰帨兮沐蘭湯。云鬢兮削青，螭首兮凝綠。阿保抱持，傅姆延祝。宜君宜王兮萬斯年，宜兄宜弟兮百其祿。更祈覃衍，共燕馭谷。

文中展示了剃發用具的準備，以及酒錢果、蘭湯沐浴、剃發、祝禱的全過程，是古代少見的對於剃胎發習俗的描寫，可與白詩合而觀之，以補其缺略。

其次，白詩中有“玉芽開手爪，酥點點肌膚”一句。前句容易理解，指小兒的小手張開，如玉芽般的嫩笋，光滑嬌嫩。後句則莫知所名。據孟暉《酥花入座頗欺梅》一文考釋，“酥”乃是一種乳油狀的食品，唐代宮廷中有將酥點成花朵狀作為食品裝飾的作法，王建詩中即有“一樣金盤五千面，紅酥點出牡丹花”（《宮詞一百首》）的描寫，紅酥是在原本白色的酥乳中加上紅色染成的。唐人也稱化妝為“點妝”，當與點酥手法有類似之處。筆者推測，白詩中“酥點點肌膚”一句，很有可能是指用紅酥在嬰兒面部肌膚上點出形狀。有兩則材料或可有助於這一推測。一為南朝宗懔《荆楚歲時記》中記載的一種民間習俗：“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為天灸，以厭疾。”另一則是在河南考古發現的早



襁褓俑（《文物》2006年第2期）

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考证文物年代为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初）中，有一些据考证是家供之物或儿童玩具的襁褓俑，婴儿身着红色襁褓，额间、眉顶、眼侧常有红色圆点或月牙形花钿点缀（望野：《河南中部以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文物》2006年第2期）。唐人以酥点婴儿肌肤及后代在婴儿面部装饰以红色花钿的习惯可能与南朝民间襁疾法有一脉相承之处。

四、乞名、汤饼宴。

婴儿初生，要由受人尊敬的长者为孩子取名，称“乞名”。白居易诗中就有“嘉名称道保，乞姓号崔儿”（《和微之道保生三日》）的记述。白居易又有《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一诗：“新年逢吉日，满月乞名时。桂燎熏花果，兰汤洗玉肌。”由诗可知，也有将乞名、沐浴一起放在婴儿

满月时进行的情况。

此外，婴儿初生之喜宴有食汤饼之俗。刘禹锡《送张盥赴举》诗云：

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

作者在诗中回忆了曩时躬逢张盥初生之盛宴，宾客咸集食汤饼的情景。乞名、宴客习俗在已有研究中涉猎颇多，此处略言之，不复赘述。

除对婴儿初生礼俗的描写外，唐诗中对满月、生日、晬日（满一周岁）情景也有表现。沈佺期《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诗描写了“咏歌麟趾合，箫管凤雏来”的歌吹宴乐场景；包何《相里使君第七男生日》在“今日悬弧宴乐酣”的喜庆气氛中以“荀氏八龙”、“桓山四凤”高赞使君家中的凤雏麟子。也有的诗歌不涉礼俗，注重描写婴儿的姿容情态。如孟郊《子庆诗》以“小小豫章甲，纤纤玉树姿。人来唯仰乳，母抱未知慈”来描写婴儿的不凡之貌与娇痴吮乳之态；白居易《金銮子晬日》中写幼女“生来始周岁，学坐未能言”的娇弱柔软之态等，都是唐诗中描写婴幼儿的佳作。

唐诗中的诞子礼俗描写充满温情，流露出抱子弄孙的愉悦，从一个侧面将笔触深入到唐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现代生活中，诸如洗浴、剃胎发等习俗仍然保留着，唐诗的描写使现时人得以将古今之生活空间连通起来，为生活史、礼仪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